

書
集
傳
或
問

書集傳或問卷上

陳大猷

三

大猷既集書傳復因同志問難記其去取曲折以爲或問
其有諸家駁難已盡及所說不載於集傳而亦不可遺者
併附見之以備遺忘然率意極言無復涵蓄辨論前輩有
犯僭妄因自訟於篇首云 大猷謹書

堯典

或問堯舜禹湯先儒或以爲名或以爲謚何也曰陳氏謂觀師
錫帝曰禎舜曰格汝舜曰來禹咨禹曰棄曰皋陶曰咨垂曰
咨益例以名命之則舜禹當爲名舜禹爲名則堯亦名也攬
弓曰死謚周道也至周而後有謚唯論語曰予小子獲履爲
名則湯非名矣說者又謂湯名天之改爲履此則不可知

或問堯典孔程一說如何

孔氏曰堯常也言堯可爲曰常行之道
程氏曰堯則也上古因時爲治未有法

堯典則至堯立政有綱制事
有法其始可紀故書稱堯

曰一說比其善但孔專言常則不及

可法之義專言道則不及政事可法之旨程專言法度非惟不及可法之意然言法而不及道未免舉小而遺大曰典訓常又訓法一字二訓可乎曰一字數訓者多矣惟其能常是以可法惟其可法是以能常曰夏氏謂以堯舜之事載之典籍故為堯典舜典先儒亦取此說如何曰文籍所以謂之典籍者以其籍可為常法故以典名之而非謂典即籍也猶六經謂之經者以其書可為萬世之經故以經名之而非謂經即書也如以典籍言則百篇皆典籍也豈獨堯舜之書為典哉

或問堯典為虞書闕疑何也曰孔氏以堯典為虞史所追錄故謂之虞書按左氏傳引舜典大禹謨皆云及書舜典亦載舜陟方乃死竊意舜典禹謨乃夏史所追錄故夫子未正之前止謂之夏書舜典為夏書則堯典為虞書明矣今舜典禹謨

之為虞書則是夫子所正也夫子既正舜典禹謨為虞書者
得不正堯典為唐書乎夫一代之書必當題一代之名班固
作前漢史於後漢時止謂之前漢史未嘗題為後漢史也陳
壽作三國志於晉時止謂之三國志未嘗題為晉志也况夫
子斷自堯典以為首篇之首豈應獨仍其舊而不正其名哉
意其必有外文也或謂堯典舜典禹謨皆謂之虞書以見三
聖守一道夫三聖守一道豈以是見哉此則不必辨

或問呂氏謂二典如易之乾坤何也曰乾坤二卦天地之道備
矣其餘六十二卦皆乾坤卦內之事件耳二典之書為君為
治之道備矣其餘諸書皆二典內之事件耳明道謂詩之二
南如易之乾坤亦以其包括一經之義而冠一經之首也

或問聰明諸家說如何曰諸說不出兩塗泥於字面者則以為
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說其字而不及其意豈堯舜之外它人

皆聾聵乎放於義意者則以爲洞達無方說其意而不及其字則聰明何以即視聽而言乎蓋聰明乃譬喻智慧之辭古人立辭如此者極多如防閑本末首喬綱紀等字皆是假物以譬事唐孔氏兼此一義其說確當曰既然矣子復注其說何也曰唐孔氏但言聖人之智慧而不及智慧之極則神智洞徹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之說又所以補孔氏之未至也其他附注多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曰若稽古帝堯程說如何

稽古曰者謂堯典之辭也史氏紀事曰稽古之事曰稽古之帝堯其事曰云云

曰書當以古文爲正劉說爲善然程說亦非諸家所及

或問東萊謂敬乃百聖相傳第一字其義何如而人之於敬若何而用力耶曰心之精神是謂聖蓋心者神明之宗也所以具萬理靈萬物應萬事是爲斯道之統會也故天地廣矣而此心包乎天地鬼神幽矣而此心通乎鬼神八極至藐此心

倏然而可遊萬里至遠此心俄然而可到斂之不足盈握舒之
彌六合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天下之至神也然出入無時
莫知其鄉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不在焉恭華僇前而目不
見雷霆震右而耳不聞不火而熱不冰而寒須臾有間天壤
易位孰主其主而宰其宰哉亦曰敬而已敬者心法也即文
王所謂宅心也即孟子所謂存其心求放心也即揚子雲所
謂存神而神不外也即程子所謂主一無適心常在腔子裏
也即上蔡所謂常惺惺法也即和靖所謂此心收斂不容一
物也靜亦靜動亦靜無內無外無將無迎其處也泰然其立
也卓然其豁也洞然其止也凝然其照也湛然一塵不留萬
境呈露由是而誠意正心由是而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而
聖學之功用可全矣然學者非不知心之當敬敬之當務也
然心每未能以純乎敬者由知敬之爲敬而不知所以爲敬

則憚其難而莫適其安者皆是也蓋宅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宅其心也存心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心也存神即是敬非以敬而存其神也以敬律心則敬與心為二物交戰而不相入而心反病矣是添却一重公案也是有事焉而復正也是積磨鏡之藥於鏡而反以病鏡也枯而不舒物而不化而此心已非本然之心矣尚足以為敬乎相去一毛間千山復萬山此只敬得時手縛脚若遊生受底敬却劉子曰敬在養神夫不山此只敬得時手縛脚若遊生受底敬却曰以敬養神而曰敬在養神者謂存養此心之神自作主宰不使昏散走作此即是敬不在他求也劉子之言又所以為論敬之要也與實乎熟之而已養得神後向中墮落如光風霽月融波如澗景初春天君自然清整百體自然理順說不是攆攆必循此而實用其力然後有以體此

或問安安先取王說

王氏曰理之可安者聖人故而行之

後乃取陳說何也曰安安

乃承上文欽明文思而言朱氏語錄謂安安乃專學字蓋以
上四者出於自然而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故言安安以極
狀其安行之妙非有一毫之勉強也王氏雖說得兩安字然
上言理之可安者則是於欽明文思之外別言理而下安字
其味又未免失之薄也

或問孔氏以能訓克以至訓格而子所釋不同何也曰凡訓詁
以一字訓一字多得其近似未必皆究其全欲人自以意體
會之耳克本訓能又訓勝惟其勝之故能之晦處亦以為克
雖訓能然能字不如克字有力故曰實能勝其事之謂克格
于上帝感格幽明皆極其至之意大學格物晦庵以為窮至
其極處故曰極其至之謂格如熙字訓廣訓興訓明必包此
三意而後熙字意味方全故曰興廣光明之謂熙如懋字訓
詰止訓勉吳氏謂懋不必皆訓勉如時乃功懋哉子懋乃德

皆有豐盛之意故曰勉而茂之謂懋俊字訓大訓敏故荆公
以爲大而敏之謂俊此類後多不載

或問格于上下林氏際天蟠地之說如何曰際天則但與天相
際而無峻極于天之意蟠地則但見深入而又未兼廣博之
意也

或問克明俊德諸家多以爲堯自德如何曰上文言欽明光被
已載堯之明德不應於此又言伊川東萊舉中庸九經之序
尊賢在親親之先可謂有據兼經言俊又俊民俊有德並是
賢俊之德俊之爲義非所以名聖人之德也曰然則大學言
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非歟曰經傳所引經文姑借以
發明已意非必盡與出處平意相合如於緝熙敬止詩之本
首止字只訓助語而大學乃以爲知止之止禮記中此類極
多固難相律然此俊字止訓大亦豈所以名聖德哉

或問九族兼二說何也曰孔氏高祖元孫之說正矣然角弓頌
弁之詩刺幽王不能親睦九族曰兄弟婚姻無須遠矣豈伊
異人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婚姻甥舅母妻族也周
官六行兼孝友睦婣晏子言使吾父族無不乘馬者母族無
不足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秦漢間說三族亦指父母妻族
爲言則孔氏之說似失之按歐陽夏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
二之說廣矣然不本於同出高曾以爲重似失之泛二說並
存可也然歐夏之說父族四則以父五屬之內一也以父之
女昆弟己之女昆弟及己之女適人者及其女之子居其四
焉抑不知諸女已在父五屬之內了雖曰有服紀之可言未
免失之支離以意度之則父族四者恐只是親與從及再從
三從兄弟叔伯如此則與今世之五服孔氏所謂同出高曾
之說一同母族三者則母之父六母族及母之姊妹族也妻

族二則妻之父族母族也或以高祖曾孫非己之所及見而病孔氏之說則其陋不待辨矣夫高曾謂己所同出之派下耳至元孫曾孫則又以己爲曾高此即今五服之制古所謂小宗五世則遷者也豈必以其己之所盡見哉吳氏之說雖經無明文然亦不可不知吳氏曰九者數之極九王者於初免之親同姓之國皆所當親也

或問百姓之爲百官族姓何也曰唐孔氏謂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爲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爲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爲宗主按史記黃帝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上古必德位尊顯者始得姓故百姓多指百官其後人皆有姓故百姓多指民然亦觀其所指如何孔氏以此百姓爲百官者非特下言黎民不可重複然經言俊民用章五服以章有德與天明明在下庶民勸翼皆是指臣而言若以平章昭明爲庶民之事則非辭矣曰上旣以明俊德爲

用賢而此復言平章百姓獨非重複乎曰克明俊德是舉未
用之賢兼在下者言之也平章百姓是正已用之官即在朝
者言之也正如中庸言尊賢親親而繼以敬大臣體羣臣耳
所謂正百官以正朝廷者也荆公曰親九族之道賢不用能解有
其功則無事
乎章亦善平章百姓一語足以槩盡舜典咨四岳而下半篇
之義率百官若帝之初一句足以槩舜典即位一節之義林
少穎謂聖人之言約言之雖一語不為寡詳言之雖百言不
為贅此後世能言之士所以莫能加也

或問羲和諸家以為氏夏氏以胤征言羲和酒誥以為羲和乃
官名何也曰羲和蓋始以氏居官而後世因以名官亦猶伶
氏掌樂而善後世遂以樂官為伶官也

或問晦庵謂古字宅度通用宅岨夷之類恐只是去四方度其
日景以作曆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觀星此說如何曰此

即蘇氏之說然既職在曆象又宅於四極則所謂度日景之類不言可知王肅之說已包之矣亦猶林氏以賓出日饒納日爲候昏且驗各刻以作曆也然彼說可以包此意而此說不可以包彼意也

或問陽谷諸家皆祖孔說子獨取王說何也

孔曰陽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

按洪範兩陽相對王氏以日出爲暘當矣唐孔氏推孔說謂陰闇而陽明故以暘爲明而不言所據字書中暘字亦不訓明蓋孔對昧谷而言故以暘訓明要不如王說之正

或問孔氏言中星與林氏異如何曰考論中星當以林說爲是林曰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昏見於南方直正午之中星而孔氏以謂七星畢見不以爲中星故唐孔氏云仲春之月日在奎婁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翼軫在辰仲夏之月日在東井而入於辛地則初昏之時角亢在

午氏房在巳躔尾在辰仲秋之月日在角而入於酉地則初
昏之時斗牛在午女虛危在巳室壁在辰仲冬之月日在斗
入於申地則初昏之時奎婁在午胃昂在巳畢觜參在辰信
如孔說則是鳥火虛昂當分至之昏皆見於巳非正午也何
以爲四方中星哉王肅覺其非遂謂宅嶋庚孟月也日中日
永宵中仲月也鳥火虛昂季月也此說並與天家偶合然分
孟仲季非書之意蓋二孔王肅皆不知曆家有歲差之法以
月令日在某宿而求之所以不合按曆家自北齊向子信始
首知歲差之法以古曆指之凡八十餘年差一度月令日在
其宿比之堯時則已差矣以日會月在某宿求之中星宜其
不合矣故唐一行云月在虛一則星火星昂皆以仲月昏中
而沈存中亦云堯典日短星昴今乃日短星東壁以是知歲
差之法乃曆家之所通知特先儒未之思耳

蔡氏曰古曆謂易
未立差法自隋時

占候皆改以與天合至東晉書晉書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正差以
傳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同承天以爲大過六倍其年而又不
及至隋書隋書取一家中數七十
五年爲近之亦未爲精密也

或問履民夷蘇氏謂是事至秋稍緩老弱可以漸休故曰夷程
氏謂秋成民獲卒歲之樂而心力平夷子從程說而刪去民
獲卒歲之樂一語何也曰二說皆善但蘇則主民力而言程
則主民心而言除去民獲卒歲之樂一語則語意圓而無不
包矣此類後不盡載

或問諸家所言冬至晝夜刻數不同何耶曰唐孔氏謂馬融云
占制刻漏晝夜百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夜長六十刻
晝短四十刻晝中五十刻夜中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之
出沒爲說天之晝夜以日之出沒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
限日未出前一刻半爲明日入後一刻半爲昏損夜五刻以
裨晝則晝多於夜復五刻古今曆術與太史所候皆云夏至

晝六十五刻夜二十五刻冬至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秋分晝亦多夜五刻此不易之法也然按全曆日分至晝夜刻數則與馬融之言同意亦以日之出入分晝夜數

或問諸家皆以歲一周為春

孔氏曰匝四時曰春一歲十二月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一歲有餘十

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而子謂春三百六十六日以為指兩

冬至而言何所據乎曰此出洪範疏以百中經考之每兩歲冬至相去必有三百六十六日二十四氣皆然不然則有三

百六十五日有奇中間有閏無閏皆然此其可攷之明據也

如諸家之說一歲三百五十四日每日行天一度則是及欠周天十

一度四分度之一是欠十二日也謂日行天度不盡而有餘刻之度

則何何以謂之餘十二日乎三年六天度三十二度四分度之二是

以閏一月使日行天度所欠之數而補有餘分也應之曰欠與餘言

餘其意一同但餘字不分曉兼諸家之說於或問象未滔天為析文何也曰林氏謂蘇氏以滔天為滅天理則與下文滔天為二義孔說與下文義同矣然謂洪水際天

滔滔可也象恭云滔天其義不通故齊唐謂誤此二字而晦
庵以爲衍文也

或問林氏祖史記以瞽瞍爲其無目而病孔說何也曰孔說恐
必有據若果無目則何以能肆其頑惡所謂祇載見瞽瞍變
變齋栗瞽亦何自見之而允若耶

或問曾氏說釐降謂舜於二女嫡庶之分理之使有辨帝女之
貴下之使不驕如何曰釐者凡事理之使皆當理也降者使
降心下意以相從也非止正嫡庶去其驕而已

或問王氏以釐降爲下嫁李氏以欽哉爲堯戒女晦庵兼取其
說如何曰林氏謂此說亦通但如此說則一篇所載惟及乎
堯之妻舜而不及乎舜此說是也曰呂氏說嬪嬙之事不載

何也呂曰以須臾之觀少有不測則歸其怒以天子之女少有不盡
則貽其不反一則至惡在剛一則至貴在從左右皆陰事父

母則妻字之間必有不盡安妻子則曰此但說得舜自身中所處
父母之間必有不在此人至難與則曰此但說得舜自身中所處

之事未說得舜能使二女亦會處此事也故移注於我其試
哉之下注賴于虞之下則未盡也

舜典

或問歷試諸說如何曰東萊之說至矣陳氏及新安王氏之說

雖未免以後世事體論聖人亦不可不知

陳曰古人爵人於朝曰與衆共之與本

天下無物不與天不與地先有以服天下之心安得天下之無異哉。

或問三山陳氏勳華之說如何

陳曰堯謂之勳舜謂之華皆別其可見者言之也曰林少

穎謂舜言華堯言光此說已善堯居帝位成功為大故先言

故勳舜方登庸未有功可言故不言勳而先言華也

或問左氏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

元布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

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百事此事當在歷試之

時而書以為舜自為之何也曰堯以五典百揆之事試舜而

舜能舉賢以為之則亦無異於舜之自為也

或問史記載烈風雷雨弗迷如何

史記謂山林川澤暴風雷雨皆行

使舜入山林相視雷雨大至眾皆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林氏曰史記言涉於妄怪自

謹徽五典以下皆是試舜之事則納于大麓亦是試之則試

之時安知天之必有烈風雷雨而視其迷與不迷者乎

兵才

天欲顯舜則當使風伯清塵雨師洒道休光景星上下相應何至為烈風雷雨使其相俱至不迷而後顯異之人且將以舜為獨異於

天要之必是如孟子所說主祭之事但世代久遠不知大麓為何地耳

或問孔氏以在璣衡為審已當天心與否如何曰林氏謂歷試諸事已足以驗天人之並與矣使其不當天心不特人望則不授之而已既已授終文祖乃始審天心使七政有夫度則將奈何古人授受之義不然也此說自此後有去取昭然可見者不復盡辨

或問七政諸說如何

三山陳氏曰日月五星在天之政也。唐孔氏曰言吉凶各有異政得失由於君之政也。王

氏曰以人之所取正也。

葉氏曰陳說葉說主天而言政唐孔

曰七政所以正四時也。

說王說主人而言政然主人而言要不若主天而言但葉謂

正四時作萬事則不然日月五星所以成歲功豈止正四時

而已不若陳說為當然猶未明故推其意而足之曰人有政

耳天豈有政乎曰此乃譬喻之辭猶五星謂之五緯星豈有

緯乎以其變動異於經星故謂之緯北斗謂之天樞天豈有

樞乎以其持造化之綱故謂之樞日月五星司天之政亦猶

人之有政也故以政言之耳唐孔氏說亦微有意故附見之

或問日月星之所以光者如何曰九氣之精英者必有光日月

星蓋精氣之上浮者耳人之目亦然日月者陰陽之精氣也

五星者五行之精氣也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

於天列居錯峙各有攸屬

或問渾天之說如何曰王蕃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焉如天包
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
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有一百八
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隋書曰天實渾渾倫之氣其行度本不可知
而分度之一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
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
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
其南二十四度爲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
夏至日道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
極一百一十五度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斜而
廻轉此其大率也。陳祥道曰天繞地而轉一晝一夜適周
一匝又超一度天左旋日月遠天而右轉日一日行天一度
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天之旋如磨之左轉日月如蟻行磨

上而右轉磨轉速而蟻行遲故日月爲天所牽轉至於日沒日出非日之行乃天運於地外而日隨之出沒也○朱氏楚辭注曰天積氣耳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中乃樞軸不動之軀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旋轉無窮是爲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渾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東於勁風旋轉之中故兀然浮空久而不墜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何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天其圍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無復有渥矣○河南邵氏曰或問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渥其氣也無渥

或問六宗諸家多取張肇之說

新岐王氏曰洛誥言禮于文王武王則宗廟亦可言禮○孫氏曰

十二節祀天神也渥六宗身人鬼也望山川祭地祇也○王氏曰天子事七朝於地不言大示於人不言太祖於天不言日月星辰以地示

人鬼之及六宗山川則天神之及日月星辰可知也。以天神之及上
帝則人鬼地示之及太祖大示亦可知也。於天則稷尊以見卑於人
於地則舉林氏蘇氏取孔氏之說。謂六宗則不可古者祖而下
卑以見尊。林氏蘇氏取孔氏之說。謂六宗則不可古者祖而下
卑以見尊。必有德者如宗之如商之三宗是也。若以三昭三穆為六
宗則七世之廟非宗古即是理也。蘇曰受終之初既有事于文祖
其數必及於餘廟。豈有獨祭太祖而齊如何曰林氏以昭穆不可
七世之前而祭餘廟於幾帝之後乎。言宗夫祖宗專言而分別之則有功德之辨。泛言之則自祖
而上皆可謂之祖宗。如太宗小宗皆稱宗。祖廟則稱宗廟。器
則稱宗彝。豈必有德然後始謂之宗乎。以三昭三穆為六宗
於義亦通。蘇氏謂受終祭太祖而不及六宗。類帝之後祭六
宗而不及太祖。以是為疑。夫謂受終祭太祖則并告六宗可
知。後祭六宗則并祭太祖可知。蓋先後互見耳。蘇氏不疑類
帝而不及地示。謂可以類推。顧於文祖六宗疑之何也。曰若
是則受終與禋為兩祭。宗廟不幾於瀆乎。曰先是受終後是
告禋位。或是一事亦猶今士大夫前是受羨除告廟。後是交

割祭廟亦何嫌乎此二論皆未足以病張髦之說要之以昭穆爲六宗終是經無明據而孔氏之說有合於祭法及家語故以孔說爲主而附張說焉

或問漢儒六天之說謂天皇帝又有五帝五行精氣之神夫土無二王尊無二上一猶不可況於六乎白趙伯循曰禘必及五帝者五帝功多遂爲五方之主即月令其帝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顓帝是也以其功高故歷代肇於四郊祀之次於天也

或問祀上帝不言地示何也曰蘇氏曰凡祀上帝必及地示春秋書不郊猶三望書曰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柴祀天也望祀山川也而禮成於一曰祀山川而不及地理必不然是知祀天必及地也詩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漢以來學者攷之不詳而世主或出其私意五時祭帝汾陰祀右土王莽始

合祭天地世祖以來或合或不唐明皇始下詔合祀以至於
今學者疑焉不知祀天必及地蓋自舜以來即然矣

或問程說日觀四岳羣牧如何

程曰既月則四方諸侯至矣遠近不

期會於

日也曰四岳在朝之大臣羣牧不過十餘人所以日觀者

非止爲其來之不齊蓋數朝見以圖政也

林氏非唐孔氏正新君之說甚善附見于此

林曰唐孔氏謂五端

付之改爲舜臣與之正新君之始此說則善然謂之正始則可謂之

正始則不可謂之正始則不可謂之

或問五禮孔氏以爲吉凶賓軍嘉之五禮諸儒多從之今從程

說何也曰陳少南推程說曰修五等諸侯之秩序故以繫定

其等差非謂修五禮而又修五玉也愚按五禮依程說則於

下文義順如孔說非惟下文凶續而於諸侯事亦不甚相切

夫既定諸侯五等之禮則吉凶賓軍嘉之五禮皆在其中而

變禮易樂改制度會勿服色之事皆可推矣

或問五玉孔程諸家皆謂即五等諸侯所執之瑞而新安王氏則以五玉爲贄而與五器共爲一物何也曰以理推之不應以所執之瑞而爲贄新安王氏辨據已詳按周禮大宗伯及小行人言五瑞則曰元圭信圭躬圭穀璧蒲璧而大宗伯言以玉作六器則曰蒼璧黃琮青圭赤璋白琥元璜與小行人所言六幣圭璋璧琮琥璜同注云六幣所以享也則五器非五瑞明矣

或問羣后四朝孔云各朝方岳之下凡四處故曰四朝何如曰林氏曰諸侯各朝方岳上文肆覲東后如岱禮如初如西禮已備言矣不應於此又言信如此說則是諸侯惟朝天子于方岳而未嘗朝京師也必無是理曰四朝爲四年一朝固然矣然三說不同何也曰葉氏謂侯綏要荒各年一朝四年而

周是一歲朝一服之侯也夫聖人詳內略外要荒之君政事尚從疏闊豈與侯綬之諸侯均責其四歲一朝乎周官止言六年五服一朝而不及於四服記言四塞卅告至正爲此也孫氏謂甸服之君朝之見焉故無朝覲之禮夫唐虞甸服不以封至侯服始有采謂甸服之有君已不合矣至謂侯服一年一朝則是侯服四年之間四朝也以綬服二年一朝則是四年兩朝也要服三年一朝則不及四年而朝也惟荒服爲四年一朝耳蔡之四朝之數皆不合兼要荒必無四年一朝之理曰然則鄭氏所謂其間四年四方諸侯來朝于京師其詳可得聞歟曰此固不可強爲之說或是一年朝一方之諸侯如巡守之分四方亦未可知而要荒恐未必與也此當缺疑曰孔氏謂堯舜同道舜攝如此則堯可知如何曰舜攝位之政凡三事定巡狩朝覲之禮肇十二州封域之制正刑流

赦贖之法以爲二事參之疑巡狩朝覲亦有所參定也

或問王氏說封山則材木不可勝用濬川則穀米不可勝食張氏推其說以爲此王道之始正合孟子之言何如曰合孔陳二說已善肇州封山濬川皆疆理地勢之事故連言之王說乃虞衡之職不應言於肇州之後兼如王說則是盡禁天下之山而非止於名山濬川亦止說得興利一邊若以爲王道之始則何不及分田制產之事乎

或問子既從吳說以五刑非肉刑則典刑果何刑乎曰自漢文除肉刑至今日自死刑之外所用止笞杖竊意唐虞之制亦猶是歟曰林氏說肆赦謂未獲者縱之已獲者赦之如何曰縱謂釋其身赦謂除其罪縱者必赦赦而後縱故連言之非謂已獲與未獲也永嘉鄭氏雖以典刑爲肉刑然大意條達

附見于此

期曰古有肉刑非聖人忍於殺戮也民習乎重不可懲也輕者勢也刑之世刑措不用舜始創爲聖典以至於此

自愛重犯法之心爲五疏以宥其大者爲鞭撻以待其小者納於
爲未也又爲鞭撻以懲其法之可歸情之可容者肉刑蓋將與用
矣而不取鞭撻也象以示民使之知
所懲且所謂畫象擊而民不犯者

或問蘇氏謂四凶之罪莫得其詳林氏謂四凶之惡其始見用
於堯其終見罪於舜皆自爲之堯舜豈吝心哉葉氏謂二苗
見於經者凡三呂刑言遏絕苗民在命羲和之先此所竄在

禹治水之前大禹謨征苗在禹攝政之始

刑典分北二二苗意其在禹相征之後

蓋世濟其惡非一人也林氏謂說者以洪範言蘇則殛死遂
以殛爲殺非也使其當殺直肆諸市朝足矣何必於羽山所
謂殛死正如後世史傳言貶死也當從本傳所言數說皆善
林氏曰書所載於名分之際最嚴蓋懼其涉於疑似以起後世
異同之論也如舜之居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
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
王若曰以見周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而後世猶有

謂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周公負黼衣以朝諸侯於明堂者蓋妄說也唐孔氏謂舜本以百揆攝位今既即位故求置其官此說是也蓋舜雖受禪其實若百揆之官但攝行天子之政耳而堯之位自若也堯崩畢喪然後告廟即位方訪四岳求其可為百揆者以代之位則是舜居百揆餘三十年然後禹代之蓋名分之際其嚴如此也愚按此說有補於名教既載其要於集傳又附其詳於此

三山陳氏說明自達聰雖前輩所已言然文意明暢因附于此

陳曰堯舜之出下情未著不備而舜繼及此者而即血之初天下之急務莫急於此舜其情未著不備舜亦不特其情未著而忘之也以舜之聰明四目四聰又非有如神舜之意若曰吾自得其聰明而彼夫人不得以盡其情則門庭之內天下之利害付彼豈一人所能周知今也然於無所聞見之地使自有聞見者咸造焉則天下休戚利害可以灼見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見四隣者用此道也古之治天下者莫不以是為要道蓋天下猶一身也關節理必於其無離二節不備則身受其病矣是知下情之通塞乃治亂存亡之所由也

或問明四目達四聰諸家謂舜不自視用四方之視以爲視舜不自聽用四方之聽以爲聽如何曰此說雖高而未免於過夫釋經者但當順經文以明正意不及者則有欠說之病過之者則有衍說之病夫經有是意而發明不到此欠說之病本淺而鑿之以爲深本近而迂之以爲遠此衍說之病夫明四目達四聰不過謂使四方之聞見皆無壅於上耳推其本原固出於帝舜不自用其聰明之所致然遽謂舜不自視聽用四方之視聽以爲視聽揆之經文則本無此意乃抗而過之者也其意反差釋經者此病多矣

或問查胤庸熙帝之載諸家多從孔氏以庸爲功以載爲事如何曰下文亮采已爲事矣既言奮功而熙事不應重言亮采兼奮功而始及熙事熙事而始及於明事亦失其序如今說則文意安順無上所云之病林氏謂百揆職重以不庸熙載爲

有已試之效者將用焉百揆其采惠疇乃未試之效其於伯禹作司空及汝平水土之語皆相協此說亦通但有能二字不順耳

或問葉氏朱氏說伯禹作司空如何

朱曰使禹以司空行百揆之事

時難說又他百揆之事兼

曰德周以六卿兼三公也曰此說文義雖順但禹平水土在舜

徵庸之初八年而水土平舜自攝位至此已三十餘年謂禹以司空兼百揆固無害然以為復使之平水土則不然

或問五典蘇氏從左傳以為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如何曰林氏謂中庸論天下之達道五曰君臣也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朋友之交也人倫盡於此五者數五教於人而君臣之義夫婦之別朋友之信豈有忽而不教者哉當以孟子之說為正曰孔氏以敷訓布而子謂敷者宣而布之何也曰敷有敷宣敷布二義宣謂闡明之布謂班行之兼此二義方能敷

教曰蘇氏謂教民必寬而後可亟則以德為怨否則相率而為偽此說如何曰此說亦可互相發明若更添亟則拘迫不能有成之意則尤善也曰教亦多術矣豈專在於寬故曰教人者易以欲速而受教者難以速成易於欲速則忿疾厭倦之所自生難於速成則齟齬扞格之所自起故夫子言誨人不倦必世後仁皆是貴寬之意既以教為主則所以教之者無不至特慮其失之迫耳故言在寬曰寬則得無縱弛之患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縱弛也曰子採呂氏之說謂為含宏廣大漸漬涵養以時日之寬言之則寬之意義方全量之寬言之漸漬涵養以時日之寬言之則寬之意義方全也

或問惟明克允夏氏謂惟明則能原情定罪得其允當文義為順今用孫說何也曰用刑者非但取其明而已蓋徒明則過

於祭而流於奇故悉其聰明必致其忠愛如得其情則哀矜
勿喜故知孫說為善

或問蘇林氏言兵刑非一官何如

蘇曰唐虞以禮禮治天下禮有變

師將使舉陶以五刑五流之法治之足矣兵既不用變其軍政必寓於農農當是時則農治兵之官如十二牧司牧司空之流皆兼領其
事是以不洵立官焉也若謂堯時七與司馬為官誤矣夫以將
帥之任而兼之於理官無時可也○林曰夫變矣後亂陽備不用
矣執之則何以謂為舉陶之刑如其用兵以士官為將
帥古無是理孫氏之時安知其無大司馬九官偶不交之耳曰兵乃刑

之大者唐虞真以德化天下士官之設已非得已隆古之時兵

既不常用但領之於士官兵刑合為一官所以見聖人不求

詳於此蓋仁天下之深意也蘇林疑其說者以士師不可為

將帥耳夫為將者非必盡是掌兵之官如今之兵部樞密皆

掌兵而未嘗為將意者唐虞平時兵政止以士官兼領如今

世之制故征苗自屬之大禹而不以命皋陶也夫工虞之微

且列於九官使其果有司焉豈應置而不言乎夫唐虞兵刑

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成周禮樂之官合爲二而兵刑
分爲二蓋帝者之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之世詳於政而
略於化此世變升降之異也

或問無垢張氏說若手工謂因萬物自然之理而爲之制作復
改張說何也曰無垢所言雖善乃聖智創物之事非百工之
事也不若張說爲當

或問林氏說虞官正合孟子之言不載何也

林曰于孟子之言不載虞

四言不... 汁也魚鱗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穀用者... 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
始也舜既命稷補百穀又求... 曰子學子所言乃爲治之初將以厚
掌山澤之官設足國之令也

民耳其曰不可勝用者乃爲民而殖物也帝舜所言乃成治
之後推以愛物耳其曰若草木鳥獸皆盡代天而理物也氣
象固不侔矣然舜之言自足以包孟子之意孟子之言則不
可包舜之意也

或問直而溫而下四句荆公以爲此教者之事諸家多取之如何曰晦庵謂如此說則於教習子上都無益愚謂直溫剛簡殊非施教者之事王張氏雖強引經據於理終非所安也

或問蘇氏謂九官舜有不問而命者臣有受而不遜者皆隨其實如何曰古者君臣皆以位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其所以遜者非姑爲禮文而虛遜亦非謂才不足當而遜也蓋其謹重不忽之誠意發見自不容已東萊謂晉王述見時人多遜官以要譽乃不遜而受以矯虛遜之弊要之虛遜固非述亦未爲見理者也述誠不識所謂誠實之遜蘇氏謂隨其實而不遜正東萊論王述之意而不問而命不遜而受乃後世直情逕行者殆非唐虞敬謹之氣象也王孫氏之說已當

或問夏氏言九官自稷契而下皆舊有職任變典樂已久故以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蒼舞如何曰若然則稷契等何爲無蒼

辭乎舜方命以職而遽自述其功必無此理亦非史氏敘事之體以上下文考之其為益稷篇錯簡衍出無疑

或問舜繼堯不應遽廢羲和之職舜典止及四岳九官羲和職兼天人反不與何耶曰典謄皆彼此互見舜在璿璣玉衡則命羲和可知且九官十二牧堯時豈應無然略不及者以舜典見之也然則堯典不載九官十二牧舜典不載羲和皆互見耳

三山陳氏說陟方亦善

陳曰相與陟方善言志記之乃春秋書公弗路履之意人情以死為諱而不知君子以是為

謹其終故魯子啓手足而知免其刑以為順受其正歟

或問子多缺疑何取於明經乎曰夫子談經於三代之末尚以及史缺文為幸孟子之言書於戰國之時猶以盡信書為難况書經秦及漢壁之餘傳於童蒙幼女之口孔安國自謂以所聞伏生之書定其可知者其餘錯亂磨滅不可復知觀論孟

經傳所引不同處不可該舉全學者於千數百年後乃欲以無疑爲高而強通其不可通之說其未安審矣

或問子去取諸家之說專以順經文爲主而尚簡何也曰傳注之體固如此且詩云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天生烝民也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只就中添四箇字滄浪之水清者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者可以濯我足孔子曰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只就中退十六字換兩斯字曾不辭費而意味無窮聖人之釋經蓋如此此即傳註之祖也謝顯道謂程明道說詩不立訓詁只添一二字點撥地讀過便使久省悟正得孔子說經之體至如中庸言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注云作禮樂必聖人在天子之位人不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晦庵注云蓋百倍其

功如此之類最佳諸經注疏於義理雖未透然順附經文簡而不繁最爲得體曹操注孫子杜預注左傳皆不自作文本朝諸儒釋經始自作文然非傳註之體也曰易之象象文言及乾坤二卦爻辭子曰以下豈非自作文字乎曰此所謂十翼蓋自爲一書以爲易之輔至王弼注易始析而附入之非可與烝民詩滄浪歌之說同論然諸卦象象亦是順卦辭爻辭以釋義而不詳實也

大禹謨

或問帝舜申之孔氏謂重申也重美二字如何曰此說謂舜因皋之謨而重美其功因禹之功而重美其謨耳雖舜有汝亦曰曷言時乃功之語終不若申述不惑之意爲平妥

或問三山陳氏說由吉逆凶如何

山陳氏曰當順道之時反已无

言吉是後倖於未望之福也當從逆之時一月所期心勞月拙其凶數甚焉外此而言凶是與爲禍可得而信也

曰如此

則是非望之福可以捨道而倖得不可道之禍可以從逆而
苟免也抑不知捨道而求福決無得福之理縱或得之乃所
以爲有道之禍耳從逆而免禍決無可免之理縱或苟免乃
所以積惡而滅身耳此正與世俗所論禍福同非聖經之旨
也

三山陳氏說罔游罔逸一節亦善

曰惟聖君惟能受命言下於此者
言語多有外遷入而後可以見古

人論若不識惡於未節惟先止其
本原本原既正其學自得其理

或問刑期不與刑莫只是辟以止辟之意否曰辟以止辟則是
截然以刑而過其不犯如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是也刑
期無刑則有哀矜惻怛之意在焉彙象蓋不侔矣曰然則成
王之說非歟曰才添乃辟二字便有不忍輕用之意其味便
不同也

或問不殺不伐之說與無垢不逮只說遠矣亦附載何也曰

書問上
廿
意味雖淺於口口亦各有一意必備諸說而後經意方全不
可盡以一說爲界限此類多矣後不盡載

或問曆數聖人亦言數乎曰數見易大傳詳矣聖人何嘗不言
但不泥此而忽人事如後世符讖耳邵康節之學專主數然
其言禍福則以爲不由天地只由人故伊川謂數學至康節
方有理關子明筮說謂人事兆未然之機卜筮明將然之應
則數亦未嘗不係於人事二說皆有理也曰然則三說如何
曰孔以曆數爲天道意頗包涵其推孔說專指曆言二專指
數言宋大意指數言而以曆爲譬喻按易大傳止言數而不
及曆堯典止言曆而不及數曆與數自是兩事

或問心之知覺一耳發之於人欲則爲人心發之於道義則爲
道心而所以爲心則一如何曰譬猶水火用之於灌漑烹飪
則是道心用之於漂蕩延燎則是人心然所以爲水火則非

有二也。魯人之強勇用於為善則為道義之勇用於忿鬪則為血氣之勇然豈有二勇哉但人心之說不如晦庵之全耳曰或謂動而應事者為人心故惟危靜而無為者為道心故惟微如何曰心苟合道動亦道靜亦道也豈特靜者為道而動者非道哉此老莊所謂道非吾儒之道也

或問率百官若帝之初若訓如豈不可曰訓順則有奉承之意訓如則意輕矣故唐孔氏謂若不得為如舜典言巡狩曰如初者皆不言若則知此若為順也

皇陶謨

無垢說謨明弼諸文意敷暢亦可發明葉氏之說

見是非成敗如鑑之照形燭之灼物其為善者有不明乎心術之使人之異實消其纖微之糾纏神如春風之清物盡如和氣之薰人其

不說半

或問林氏以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說思永善矣

不載何也曰所謂思永者思其終父之善否如何而謹所擇
以自修耳世爲天下法則但指其善者而言其意不若蘇氏
所舉禮記之言全備兼此亦無思義此蓋意近似而未全者
也曰既欲世爲法則則其致思於善否不言可知曰釋經之
體但當依經釋義若轉轉推去固是可通然不免因蓋及車
因車及馬而然墮於支離之弊不若於蓋說蓋於車說車之
爲有界則也此類多矣後不盡辨

或問龜山言時人於朝與市之人於市與衆棄之雖天子
不得私故刑賞不言我如何曰刑賞當絕乎夫故不言我若
謂因朝市之迹遂不言我則與天又隔一逝後世爵人刑人
未嘗不於朝市豈盡合於天哉

益櫻

或問安汝止諸家多作心之所止如何曰言止則身心與凡事

皆在其中獨指心則遺其餘矣且無經據

或問呂氏說臣作朕股肱耳目謂君臣相須爲一體不載何也
曰相須爲一體則君猶未免自作一半語意未遂不若馬氏
謂君無爲而臣有爲者之爲明淨也

或問絲繡鄭讀爲庸當矣後解孔說何也曰觀葉說則孔說恐

有所傳故存之

樂論
者矣

或問樂之所以爲形見感召者如何曰夫天地之間有此理則
有此氣有此氣則有此聲猶人之喜則有笑歌之聲怒則有
咆哮之聲悲則有愁戚之聲其中寬裕則其聲和其中忿躁
則其聲厲故治世之音必安樂猶人之喜而有笑歌之歡也
亂世之音必怨怒猶人之怒而有咆哮之疾也理動則氣隨
氣隨則聲形皆實理之不能不著欲掩而不可得者也此所

謂形見者也天地之間惟聲音之感人也深聽笑歌之聲則
欣然而樂聽悲泣之聲則戚然而哀故嘯諧之聲作而民康
樂邪僻之音作而民淫亂是以先王作樂宣播八風導達和
氣陶冶情性移易風俗此所謂感召者也樂之所以可觀治
忽者以此也曰然則萬寶常之知隋亂者何也曰隋之將亂
當時有識之人如牛弘房喬比預知於極盛之時則宜
不可掩於聲樂之間而其聲音之感召又不能無之
喜而作樂樂固因人而和而人又因樂之和而喜氣
而作樂樂固因人而悲而人又因樂之悲而哀思愈增而形
見感召更相生矣曰竇帝初欲改樂煬帝不用使隋果用寶
常之樂亦可以變其聲音之和以延隋之治乎曰使寶常為
之固亦不能掩其形見之響而其所感召者要不為無補矣
古人修德以為樂之本而正樂以養其德之和未嘗偏廢

是則通本末之論也

或問林氏言堂下之樂以管爲主者貴人氣也如何曰貴人氣之說固有理然笙亦是人氣而處於後又似未遍

或問韶樂蘇說如何蘇曰樂之所以不能致氣召物如古者以不得律則與神道致氣則異何名樂乎律則能當律則致氣召物則當衆特皆得則樂之變動猶鬼神也是以曰蘇說固未足以盡韶樂之全而論聲律有理不可不知

或問諸儒皆謂擊石以見八音子則專指言石不待衆音而已足以感人物果有是理乎曰古之善樂者以一器而致物者多矣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史記載師曠鼓琴一鼓再鼓而致風雨之應皆不待它器之奏樂擊石拊石而感百獸固有此理尤見舜德之盛韶樂之美感格之妙如此也

禹貢

禹獨以貢名篇夏氏之說亦詳

夏曰此書有別九州之疆界次言治

帝都之道其事非一然獨以貢名篇者乃禹治水成功之始紀朝貢諸九州所生地所生以爲一定之法以告成功於上使上之人按此以爲取民之常制所賦雖不一

或問無垢張氏任土之說如何

無垢曰不廢其所有不責其所無不驗其所難得是謂任土曰文

句似善意實不然古人制賦固不責其所無然而不貢者

後世尚多有之況古制乎今言不廢其所有則是凡有者一

物不遺也不強其所難得即是不責其所無也兼止及有無

則不包輕重多寡之意不如馬說訓詁切而意包也曰新女

王說如何曰此說於興地利爲切然此任亦包彼任之意要

之合二說意味方全故附而足之

唐孔氏曰貢賦之法必以水土

或問孔氏說莫高山大川爲差是祭祀只秩說者多非之夫古

人飲食必祭出行則祖道登車則祭軼舜巡狩四岳皆先祭

望况禹平水土乃非常之大役而不先祭告可乎曰禹定高山大川為溝洫乃其治水之大規模在是其定之之後因而祭告固不可謂之無若以為專為定祀典設則略其大而言其小是禹自無治水規模而徒倚神力以俾其成也曰舜典巡狩首載柴望非歟曰巡狩而首柴望以見天子承天以臨臣民之意其事與治水不同所以旅山載於梁雍其意蓋可見兼下文已三言旅山不應於篇首又言也

或問禹敷土林氏夏氏謂敷土而散之非若繇之以土湮水如何曰禹之治水惟能順其勢以導之使由地中行而豈一一敷散其土而鋤掘之哉朱呂之說不可易矣餘說有當存併

附于此

曰曰氏曰季光範蔡方里版不獨敷日蓋先灑布也各顯諸說

云云左傳云公輸若八凱使主后土則彼益輩佐禹多矣禹以自

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而治之孟子言禹三過其門則其辭必

歷多矣故言

公而治之也

冀州

九州次第林氏之辨亦詳

林氏曰唐孔氏言九州之次以治水為先後

氏以為水東河為首西維水之河為首東河為首西維水之河為首

之其首尾本未大與相應下文所經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

相各視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與先治一州之水

在雍者必在後且別治七水也

禹貢山川多以孔安國漢志為據

林氏曰禹貢山川地理歷二代春秋

澤下流多所經其山川地理歷二代春秋

七十一年身為禹所獻山川必得大略

或問林氏言鑿龍門止就淺狹處鑿而廣之何以知其然曰禹

貢凡施功處或治或修或績或入皆隨輕重載之使其果如

賈遜之說則它處用功皆不及此之多何以止言載與治而

略不及於墮斷之跡耶

或問孔氏及蘇王諸儒說衛漳新安王氏以爲非如何王曰清州衛漳出於州門路也東至新入清漳新州北清漳一漳合於相而東則爲從赤漳出於趙州自趙入清漳二漳則爲衛曰漢孔氏去古近蘇王諸儒皆至中原所謂漳者宜親見之新安王氏言漳之源流雖詳恐未必是禹之舊泉也兼王乃近世人未嘗身至中原故未敢從

或問常衛大陸遠於帝都故言於田賦之後如何曰朱呂之說已盡若所當治禹豈以其遠而後之哉岷嶓之於梁弱水之於雍豈不遠乎

或問孔氏謂大陸之地已可耕作春秋傳魏獻子敗于大陸地說云河東北流過澤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則皆以大陸爲地也爾雅一數魯有大陸郭璞曰今鍾鹿北廣阿澤是也杜預謂昭慶縣有大陸澤山海經謂大陸之水皆以大陸爲澤也當何從乎曰皆是也謂大陸爲地者蓋以陸名地也謂大

陸爲澤者蓋大陸之傍有澤而因地以名澤也今經言大陸
既作則是大陸之地已可耕作而澤則非可以言作矣故當
以孔說爲當譬如言錢塘既作是錢塘之地可作豈可因錢
塘之名而指爲江水之作乎

或問新安王氏謂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何如曰
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蕉
葛豈冬亦服之乎如言屨木綿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

夾右碣石新安王氏之說亦可采王氏自夾右碣石對左言之其在
石山也唐李平州石碣銘言石碣在石山也

或問河入海之道曰新安王氏辨之詳矣王曰禹言言夾右碣石
入于河此禹河之舊也

周定王五年河徙於東之故隋漢開光三年河徙東即東注渤海
雖決于瓠子以少水復之唐開元中分爲七氏河大河在西北河在東
一曰海州也河在東注不流後一年又決于清河或謂河口則河水入
于海而下流去海爲一王莽時河徙東注夫河不行於大碣之北
而道水相絕之南則山澤在河之東者支川古河相貫者悉皆易位

不合於後漢書之地理也

六

或問濟涉之別林氏曰濟字今從水從齊而古文書周禮職方
班固地理志皆從水從市按說文從水從市註云兗州之涉
其從水從齊字上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一字音雖
同而義實異後世以從水從齊為兗州之濟其實乃字之訛
也當從古文為正

或問厥賦貞缺疑何也

蘇氏曰貞正也賦隨田高下此其正也其不
相當者非其正也此田中下賦亦中下林氏

曰九州之賦相較而為上下之等階之賦第六充之賦不應又第六
也漢孔氏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當從孔氏蓋九州獨無下下之
賦此州治水最在後單州為第九賦助故賦第六葉氏曰蘇氏說
曰九州之賦無下下賦必謂為正則賦具謂下下也

貞為正善矣然林氏謂究雍之賦不應比第六而九州不應
獨無下下之賦則至當但林氏以兖州最後成功於州為第
九然州之高下豈可以成功之後先為定兼厥賦貞但系於

田之下而不言州則文義亦不順葉氏下下之說固是然謂
賦以薄為貞豈它州之賦皆非其正乎孟子言輕於堯舜者
為貉道重於堯舜者為桀道故古人以什一為天下中正豈
但取於薄乎皆未免牽強故缺以待知者

徐州

或問林氏以墳墳為一種如何夏氏曰諸州有二種者必折而
言之未嘗併言如敬土白墳沮濱廣斥是也如豫之土已別
二種言敬土惟環下土墳壘豈豫之下土又有墳壘二種哉
然則墳墳者為墳而墳也

或問淮泗與河通之道蘇氏與新安王氏之說如何

蘇曰自在
泗水入河必
道引注北流
禹引河東在
與大紹相持
木皆記入河
開此道以通

之入淮也故沂河而上吳越之善曰足下當取此水

道又非法于河創開也入河由氏河入榮由榮而連河也曰蘇說謂

決渠相通也

上說謂本水自相入也要之二者皆隨其所便不可指一廢

一旦如今之浙江自錢塘入海大江自毗陵入海由浙江連

大江者自浙江入海轉海連大江亦可也自浙江入裡河轉

連大江亦可也或迂或徑各隨所便要之經既謂之連則當

時必有可連之道不宜以后世之通塞而疑禹迹之舊也

揚州

或問林氏謂陽鳥乃地名其地可居非謂雁居也如何曰春秋

時鄭地有鳴雁漢有雁門郡近世永嘉有雁蕩山皆因雁而

得名意者雁之南翔居于此地故取爲名水退而地可居也

歟此說亦通然孔呂之說自慊慊

或問三江之辨如何班固曰南江從會稽吳縣入海中江從丹

陽蕪湖縣東至會稽陽羨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入海氏

之說亦同陽羨今常州宜興也一江也東坡辨之曰固難取

支流小水以應三江之數如使此三者爲三江則是與今京

口入海之江爲四江矣京口視此三者猶畎澮禹道遺其大

而數其小何邗韋昭曰松江浙江浦陽江新安王氏辨之曰

浙江自杭言之曰錢塘自越言之曰浦陽一江而二名耳昭

析一為二并松江為三失之矣郭璞曰岷江浙江松江新安
王氏辨之曰璞舉松江浙江之小以匹岷江之大未為當新
安王氏曰江有中北必有南江今江流至蕪湖有支江分子
縣南此中江也至于銀林而蘇常二州承此江之下流病于
漂沒故其后築堰以窒之是以中江不復東流然則中江之
未塞也北江行于昆陵之北中江流于陽羨之南其波之溢
羨注于巨區而松江出焉愚曰此諸說皆據震澤而求三江
也朱氏謂諸儒不明章句訓詁但以下文震澤底定相屬以
求三江不知此書當句自為文凡曰既者皆已事之辭非與
下文起義夫經于導江導漢皆言自彭蠡出為中江北江耳

非相近震澤小水言之也葉氏曰漢至大別南入于江為南

江與中江北江而為三此說同愚曰此說蓋于彭之上下

求三江也甯爾則共為四江矣兼漢之在大別之上則為南

江在彭蠡之下則為北江是一江而為二江也

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

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東會彭蠡為北江此三江

自彭蠡而下則三江為一過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二矣

禹貢猶有二江之名曰北曰中以別味也此三水性不相入

故川難合而味異故至今有沔之說唐陸羽知味三沔相雜

沔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濟入河而溢為滎亦然沔音思

曰此說蓋于彭蠡之上而求三江也經謂彭蠡之下爲中江
北江則不合矣

東陽馬氏曰三江不必以別爲味但三處江合而爲一故以
長江爲三江也愚曰此說于今日之長江雖合然鑿之經文
中江北江則不侔矣

曾氏曰考于地志豫章之川如彭水鄱水塗水之類凡九水

合於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
迹非禹所導其後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
爲南北故漢爲北江又其後導岷山之江入焉其流介乎二
江之中故爲中江北江中江皆禹所導南江乃其故道耳故
經不之志程氏曰蓋禹爲南江無疑禹之行水皆經漢源則雖小
而見源無所致力則雖大而不可書禹管人會諸侯於會
稽今世之尚存又謂導山至嶺陽是浙江洞好禹皆嘗經行其源
祖屋間不啻倍曉而山湖疑反不將當者亦以無所記因南江源
派誠大且長正以不經導導故自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於經
然於其合并江漢而以導導各之使天下因鼎錯之實參北中之目
而南江然然在二語之中
此聖人得書之辭者也

愚曰此說比諸家尤有理但經無明文未敢以爲實新安
王氏謂按今大江所行以求三江猶按漢大河所行以求
九河其不可得明矣此言爲當

或問九州田賦古今高下不同何也曰禹貢揚州田下下梁州
田下中至唐則以江淮爲財用淵藪天下號揚一益二以戶

口之盛故也雍州田上下秦號關中爲陸海漢關中地畝直
一金至後世則爲荒落之墟蓋地力之升降皆由人力之多
少也

或問孔氏江淮相通之說如何

孔曰山江入海由海入淮林氏推其

始通之孟子言非

淮固注之江誤也曰孔林蓋泥汾之一字故云爾不應遂以孟

子爲誤今淮南湖港入江者不可勝數後世穿渠通所難通
者多矣江淮相近地平如掌轉輸之徑捷溝澮之漑溉歷唐
虞三代豈不能穿渠以相通而必待吳王創之乎曰傳謂吳
王始通江淮何也曰意者中間或湮塞而吳王復通之亦猶
世謂隋煬帝始開汴以通淮河也曰禹貢言淮泗入海而孟
子則謂注之江非誤乎曰注者或是相注流通未必謂其盡
入江也若如孔說則水道不應如是之迂曲

或問九江之辨

孔氏曰江於此州分爲九道。地理志云江自尋陽

曰擘紅鳥白江嘉菲江岷江嶺江渠江穆江箇江。會氏曰沔水前

水元水長水叙水酉水湘水資水澧水沔水皆合涇於東入于江是爲

九江。曾氏曰禹貢導河曰東過洛汭北過洛水蓋洛水泝水入

河河則過之而已導漾曰過三澨導漕曰過漆沮蓋大水受

小水則謂之過二水相受小大均焉則謂之會江合九江謂

之過者蓋其源有九小於江故也如江分爲九道則經營曰

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爲九江不應曰過九

江林曰會氏地說區善然以九水爲九江亦無若據要之九江之名

與其地相遠不可強通然各自別源而下流併入于江此則可以

曉或曰洞庭可謂巨浸而禹貢周職方皆不載何也曰或

者洞庭禹時未爲澤而後世始爲澤歟且巢湖亦巨浸據雜

說載晉時巢縣始陷爲湖然則禹貢之無洞庭亦豈如巢湖

之類歟後世舊淵湮塞而平地爲湖者往往有之古今亦遠

固難齊也或以今世南方山川與禹貢所紀或異遂謂禹迹

不及而謀載縱使禹迹果不到其所共事乃八凱九牧之流
豈其罔上聖人具載之經以示萬世乎禹貢山川至周職方
所紀已不能同唐人謂鑑湖八百里今僅存溝港此何異見
今日鑑湖而疑唐人爲妄乎豈岸爲谷深谷爲陵從古所有
今日親觀亦多若以聖經爲不足據則何書可據耶此則不
必辨

或問底貢厥名或謂貢其名見聖人之不忘武不責其質見聖
人之不尚武何如曰聖人除戎器以戒不虞奮武衛以安中
國四時田獵不忘習戰豈取其名而廢其實哉既以貢言則
是貢其實矣而名安可言貢實乎若曰不常貢則當言錫貢矣
或問孔氏謂以菁爲道如何曰林氏謂菁卽蔓菁處有之豈
必貢於荆新安王氏謂荆去帝都遠雖貢菁豈可爲道耶

豫州

或問孔氏以潁澤在湖陵如何新安王氏曰湖陵魯地也孟豬
在漢睢陽睢陽今宋州也湖陵與睢陽境不相接其水無由
自東北而西流以入孟豬定陶今曹州東南至宋州百六十
里則潁澤在定陶其水入孟豬無疑

雍州

或問或以梁之旅平為告成而祭雍之既旅為興役而祭何也
曰此書皆所以紀成功耳祭固有告始者矣獨謂之告始則
何以紀成功乎故知皆主告成言也觀下文九山刊旅可見
梁既言旅平故雍止言既旅其象梁旅平之意而互見歟

或問林氏以為禹貢所叙九州事為禹別九州自導岍以下為
隨山自導弱水以下為濟川自庶土交正以下為任土作貢
如何曰書序乃挈一篇之大自言之非指定其章句而截為
品目也導山導水乃因前九州內所說山川源委未盡故申

述之若以此爲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則前各州內所說山川貢賦皆非乎

或問弱水黑水河水分行之道唐孔氏之說如何

唐孔氏曰黑水出張掖而三危

山在燉煌自燉煌而南黑水安能黃河而南行蓋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地下故黑水得地而南也

新安王氏曰非

也以地之南北考之弱水出張掖在北自張掖西至流沙河冰經積石在命在南自積石北行而東三危在燉煌又在積石之西南故黑水至三危可南入海也

或問河源新安王氏曰西漢時積石河關之外地屬羌戎至唐始知河源在吐蕃中故杜佑曰河從吐蕃西南數千里流而東北是爲積石之河佑之言略而未詳唐長慶中劉元鼎使吐蕃會盟見河之上流由洪濟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夏秋乃能勝舟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崙者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

間流澄而緩下稍合衆流色赤行益遠它水并注則濁河源
東北直莫賀延磧尾殆五百里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元鼎
所經見如此然則河源於紫山東北出於積石葱嶺在積石
之西北紫山在積石之西南鹽澤黃河元不相屬潛行地下
之說妄也

或問濟河江漢分合之辨如何

唐氏曰漢水既入河與河流相亂而漢別流過者以何爲別

南出還清故也。蘇文曾以此爲以味別也。詳見上文三江下。蘇氏曰二流皆未爲融流去。清而河漢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其清者以爲爲淡乎古之人善有知水味者惟免其味之合而已。其味如此。則其味又如此。三流亦然。苟使融。則雖易朱陸羽亦有所不能矣。水合則味合。安能復以味別而復出哉。鄭漁仲謂漢水至大別入江。細文止此而已。東臨澤而下皆融文也。傳仇水入江。細文止於此。夫細文難別。曰林氏本說自明。則缺之可也。若以已意傳授細文其病又甚矣。

白簡易見集然其關水味水色亦未爲盡夫水之合流兩邊
並行而不相雜者有矣非如一器之內攪雜二水而爲一也

蘇氏謂京口江至金山少北水味殊絕輕重亦異知是不相
雜水之相合其流派之在左在右或清或濁亦有可辨處如
濟入河漢入江或自一邊流入合流之後復自一邊流出固
亦可辨濟河之清濁竊意二孔當親見之林氏南渡後人未
必親見也或問晦庵之言如何晦庵曰漢記入江則使水已終
而獨之漢此不可辨曰觀林氏之說則可釋矣

或問澧之說如何

孔氏曰水名也。鄭氏曰此細澧水自潯水以下
九言過言會者見水九言至者或山或澤皆并水

也此澧乃澧名即
長澧澧陵也

曰據楚詞則澧為水名明矣鄭氏以為言至

皆山與澤而水未嘗言至亦有理但經文未嘗有澧字而以
為澧陵則牽強矣或是地因澧以得名也如今言至錢塘豈
是至錢塘江如言至具江豈是至江中蓋地因水以名者多
矣故兩存之

或問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成賦中邦林氏以為交易折變而輸

其賦於中邦且引後世轉漕京師之費以證之如何曰古者
賦藏於天下惟王畿之賦則歸天子然猶鄉里有委積豈若
後世盡輸天下之賦而納之京師哉此說不惟文義不順若
支移折變而輸京師乃桑孔之遺智而唐世兩稅貨錢輕重
之弊所由生也豈聖人任土作貢之制哉

或問二百里納秸服王氏夏氏之說如何

王曰正在五百里之中
便於畿內移用故使之

納於畿內移用故使之
米穀輸於畿內以償其所輸之輕矣

曰王說秸服二字雖

詳然後世郡縣納賦猶是官自漕運二百里去王畿不為近
若以為五百里之中而便於畿內移用則是輸將於五百里
之間不亦勞民乎此必不然兼服只是服役之義謂之服輸
將則是增銜為說於文義亦未安夏因王說而謂服輸將以
償其所輸之輕則意愈差當時所以為輕重者必有多寡之
等而未必以輸將為償也

林氏曰禹錫玄圭以告成於天古者祀天地必用圭玄圭者蓋
天色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亦通

甘誓

或問馬氏以建子建丑建寅爲三正如何曰新安王氏辨之已
詳王曰蘇氏以爲堯舜以前有子丑爲正者有也不用夏之正朔
言是叛也其說不然堯之世所以寅爲正月舜禹因之至商以十
二月爲歲首至周以十一月爲歲首使一果爲不用正朔亦豈應
首堯舜之朔交有丑正子正於乎言舜紂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
言三正乎曰夏氏謂董仲舒言舜紂堯改正朔如何曰漢儒
多喜言改正朔經內舜禹初無此也

或問汝不恭命唐孔氏林氏謂我既奉天汝當奉我則此命當
作君命也曰凡上無所係而獨言命者必賜不受命之命則
是天命也上承君而言則天命也今上言恭行天之罰而下
繼言不恭命作天命說尤有味兼天命之命自可兼王命意
味今姑以無垢說爲主附孔說焉

袁氏曰未兆之朝其主難以移動漢廟雖已桃興師載其主而行亦所以奉祖宗之命也至於拾掃桃亦與焉只是跡跡漢儒康衡堯元成輩論桃廟皆一切掃除之宜理也哉亦善

或問林氏說擊戮

林曰類前古法也

正合鼎人不擊

之意人兼曰說何也曰林說固善但上既言戮于社以指其人之身而又戮為擊隸則文意重疊若施於湯誓之擊戮又恐太輕豈軍法而無殺戮之刑乎臨陣軍刑不可與常刑比若戮辱及于誓師亦未害也

或問禹言予荒度土功啓呱呱而泣予弗子夫啓生於高治水之時而益與禹共奏鮮食禹治水在舜攝位之初舜攝位三十年即位五十載而後禹嗣位禹薦益於天七年而後啓嗣位於時啓當八十餘歲乃堯舜禪位之年也而益之年又踰於啓多矣豈不可疑乎曰文王壽九十七方其受命作周已

踰八十武王壽九十三克商二年而崩其時亦九十矣衛武公九十而戒於國穆王享國百年而作呂刑古之聖賢年彌高德彌邵又適當天下之責故不得辭非可與後世例論而疑其老也

五子之歌

或問林氏謂大康五弟其二即仲康以五子之賢使其一人守國不出羿雖欲爲變而不可乃空國而至洛汭何也曰大康棄國遠遊五子以是諫不從言不聽又不任以國寄五子無所措身故不得已侍母往以望其返非五子有職守而盡出也

永嘉鄭氏曰桀紂之惡極矣民不忍貳諸侯不亟叛以先王德澤在人故也禹之去太康未久太康未若桀紂之暴而民貳國奪諸侯怒然莫有勤王之舉五子在洛亦無有救卹之者

何哉蓋唐虞之世愛畏其民不敢少肆而神器之去留一聽於民而不敢爲己私有也唐虞之於民若保赤子若臨天威惴惴然惟恐小失其意民父習而安焉一旦乃有逸豫游畋之君輕棄其民去國弗反豈不甚怪矣哉譬如孩提之童安於慈愛之父母未嘗有所拂意一旦惇然孤立遇不友之兄棄之而不恤則其愁苦啼號而不可禁情之固然非忘其父母之恩是則民之怨天康乃所以思禹之德也大道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私其子堯舜不以天下私朱均朱均之不肖固也使朱均賢如皋夔稷契之徒堯舜亦不肯舍聖而授之賢也蓋天下者至公之器傳之賢者至公也天下有聖人焉而舍聖以授賢則亦非公也堯舜不特不以天下私其子亦不以天下私諸皋夔稷契之徒禹遜皋陶哀切懼到而舜命不易循至公之理而已太康亦朱均之類耳啓無堯舜

之德不能擇天下之聖賢而授之乃以天下私傳其子而遂
至亡國當時四方諸侯環視莫救非厥平禹德也親見堯雍
禹之至公而知禹之心愛諸侯之不卹吾民而不卹吾子孫
之失天下也便有恤民者起而正之猶前日之揖遜與賢也
何怪焉舜之逐太康而立仲康未爲有負於禹惟其措心不
出於此是以假之而遂歸耳然則傳子之法非乎蓋自時之
汗隆言之夏啓之慮天下至審自大道之行言之則征伐固
不若揖遜與子固不若與賢也○韓退之曰世益以難理傳
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
猶可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自亂天之生大聖人不數
而其生大惡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
得大惡然後人受其禍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
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之

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蓋堯舜之利民也大夏后氏之慮民也深

或問無垢謂聖人於愚夫愚婦猶畏之况有知者乎此言善矣曰聖賢所以畏之者非畏愚夫愚婦蓋畏天理且自畏其心耳安有知愚之別哉苟謂愚者畏之而知者愈加畏則是所畏之輕重在知愚而不在天理也其流必至於忽愚而畏知如戰國之賤虐愚民實秦蒙傑以相傾雖與秦之賤士者不同而不知畏天則一耳

能征

或問先儒多疑義和之征如何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曆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義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為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自身自得罪於祖宗而

湯以爲始征義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夫之道下失生
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况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
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義和者過矣

或問以仲康之賢既收兵柄以屬胤侯何不竟爲太康討賊殺
羿顧加兵於義和何也曰太康之失國若以後世事體言之
則兄弟當痛心疾首聲羿之罪於四海以起勤王之師致復
讎之義可也觀五子之歌乃無一言咎羿豈五子之賢不若
後世忠義之士乎蓋當時風俗習見三聖揖遜與賢之舊一
旦太康縱欲失民羿因民不忍距之而後立仲康竊意羿之
托以濟私以號召於天下者當不止如五霸當時之人見其
廢昏立明天下之歸心者亦不止如霍光而已仲康之賢深
察其微故收兵柄以屬胤侯然其篡弒之迹未露又退然以
兵柄與人雖其包藏不測則亦安能違衆去而預誅之乎林氏

謂相之見弒必是優游不斷以失其柄故至于此使常如仲

康之世羿何自而篡哉此說是矣

或問辰弗集于房若非房心之房亦通况月令季秋之月日在

房今獨取孔說何也曰堯時中星已與月令不同難指月令

為據註見堯典或問七十新安王氏曰曆家推步日食于朔月

常也然春秋至二百四十二年七月壬辰朔而食中閏十三年三

年至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食十二月庚辰朔又食二十四

年七月甲子朔日食八月癸巳朔又食十一月庚辰朔又食二十四

食氏曰周官鼓人曰秋日月則詔王鼓天日食而鼓之以徵

陸也則陰邪之氣也故伐之教之不亦可乎二說皆善

或問王氏說天史與孟子合用新安王說何也

王氏曰故諱之

史曰史誠奉天罰必不至逸德不若新安之說穩猶俗言王

師為天兵也

或問孔氏以尹為字而子以為名何也曰唐孔氏據孫子及呂

氏春秋以尹名擊故以尹為字耳然三代而上未聞有以字

傳者至春秋時人始以字傳者觀伊尹告太甲自稱尹躬則

尹非字明矣曰然則擊非名歟曰人或有所名者亦有前后

更易者此則不可知也

湯誓

愚曰后世人君之德愈不及古而君之為惡者則愈甚于古故

桀之惡過于太康紂之惡過于桀秦二世及六朝昏亂之君

過于桀紂

永嘉鄭氏說共寶惡近于臆度然其論則甚善因附于此此曰春秋

心秋傳曰古者寶玉世守天球敢夫墜以昭先祖之德存廟敬之

不以陳列非直為觀美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全而歸之則常

可寶若無德則天亦不可

仲虺之誥

林氏曰湯惟放桀而武王則殺受蓋桀既奔竄南巢故湯縱

而不問以見其不得已之意至紂則異乎此荀子所謂紂卒

易何誅紂蓋武王本無殺紂之意而前徒倒戈紂身死于行

陣之間乃殷人殺之耳紂既見殺武王無可奈何故立其子
代殷後以寓其惻怛之意是亦湯之意也邵康節謂下放一
等則至于殺其意蓋以爲湯能容桀而武王不能容紂也夫
其旨矣此說亦善

或問蘇氏以而服爲五服如何曰此說亦可但上既言表正萬
邦則文意重矣

或問用人惟已諸家多說權不縱于人如何曰此說四字文義
雖通然滯人于朝與衆共之國人曰賢然後用之意之時否
舜之師錫用人正不要自人主已出也若謂不惑于人則造
言任賢勿貳可也謂之權出于己幾何而不啓人君自徇之

私乎此章四節每兩句相對若言用人惟出于已上下皆不

偶愚之說乃本于孔氏言曰用己之雖惟字作若字說不免

牽強然上下文義却俱順此諸說差勝孔氏守訓詰其嚴惟

字本不訓若又恐經文或誤姑存以待知者

或謂改過爲用人之過夫古人所謂改過過則勿憚改豈爲用

人發乎此不待辨孔氏說文理俱長但以爲用人說則偏矣

或問成湯聖人也聖人亦有過乎曰聖人固未嘗有過然常懷

改過之心猶堯舜之舍己從人是也兼亦有所謂聖人之過

如舜與周公以兄弟之愛而不知管蔡之將叛象之將殺己

雖出忠厚之意是亦聖人之過也程子謂顏子之不二過以

爲使天假之年則將至于化而聖矣孟子謂堯舜性之也湯
武反之也觀反之之意則其未造于化之時意其亦有所謂

不貳之過與呂氏又謂用人惟己如中庸所謂取人以身故
改過不可吝似亦牽強

或問王氏說推亡固存謂推彼所以亡之故固吾之所以存乃

邦之所以昌也如何曰若止說此二字自通但上文意義不

協打口野為效時即亂悔亡其文以輕重為之節節未至於其未

至於亂則未至於亡而推彼取彼則其不善之弊更甚曰為賊

取則不可分矣

或曰人之處事不過義利兩塗人之處心不過邪正兩端以義

制事則不相於利以禮制心則不流於邪或曰湯之伐夏救

民亦義制事此仲氏釋湯之意亦善

或曰人君能自得於所師則天下之善始為我有故可以王如

顏子之師夫子心契神會終日不違乃自得師也三千之徒

非不皆師聖人然未至如顏子之自得則與聖人猶二物非
所謂自得師也自得師者以其得人之得而為自得之得也

林氏曰能自得師謂無所不師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此能自得師也亦通

或問張氏說謹終之道當先謹始始之不謹克終者鮮矣後引召諸若生子罔不在初生為謹如何曰此說於句文甚順但成王勿冲即政召公慮其不能謹始故以謹始為重若成湯取天下德業如此豈不能謹始者仲氏慮其恃功業而驕故欲其謹終如始耳非方戒其謹始也夏氏謂湯之始與非不善所當謹者惟在終而已此說是也

湯誥

或問蔡氏謂降災意當時必有災異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如何曰言災外則災異在其中言災異則包括有遺矣

或問元牡唐孔氏謂夏尚黑殷尚白干時未改夏禮故用元牡

諸儒多從之如何曰林氏謂一時用元不必因色求義如魯
頌曰白牡騂剛豈以未變殷禮乎此說自有理但以爲偶用
元牡則不如陳說且周人尚赤故取於騂且甫而祭天則用
蒼璧牲幣放其器之色因天事夫正可以爲明證陳氏乃以
爲周禮而別引禹錫玄圭爲證則近於泛故自以意改之而
不欲沒其元說也曰林氏以上天爲天帝神后爲后土皇地
祇何如曰若以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則林說爲兼奏告天
地亦是理所當然但元牡既從陳氏作告天故未敢獨用林
說然舜典肆類上帝說者謂言天則地祇可知豈祭告上帝
而以后土配而牲則獨從重而用天色與故並存之以待知
者

或問晦庵說責若草木兆民允殖如何

晦庵曰責若言草木之類

人既黜伏天命既辨差故草木

曰此說於此二句極順但天命

華美百姓豐頌謂人物皆遂

弗替一句未免與上文重疊取下文又不相串不若夏氏之說上下文意俱順桀雖曰暴殄天物終不成草木皆不發生罪人黜伏而草木華美又似不近情理也曰此說猶所謂山川改觀之意耳曰謂山川改觀則可謂草木亦美則不然曰詩所謂柞棫斯拔松柏斯兪非歟曰詩謂周家積累久物生成遂爾與此又不同亂世因是草木失性亦有野無青草之說然湯伐桀方遷至亳豈能便貴其華盛乎夏說本於蘇而其文尤爲明順故止載夏說它多類此

或問夏氏曰乃亦有然非特王國社稷可保其有然爾諸侯亦可終享安榮之福如何曰此雖說得乃字分明亦恐傷巧

或問王氏衷訓中當矣而孔氏訓爲善何也曰惟中故善偏於剛則暴偏於柔則懦是所謂惡也

或問王氏謂善者常性也不善非常性也不幾於善惡混乎曰

程子謂有義理之性有血氣之性血氣之性有善惡義理之性無不善常性者義理之性也非常性則血氣之性也水性本清鐵性本剛而或濁或軟者亦不可謂非二物之性然謂水性濁鐵性軟則不可蓋清與剛者其常性濁與軟者非其常性也至於濁者澄則清軟者鍊則剛則學者有變化氣質之功焉

伊訓

或問孟子言湯崩大甲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如何曰孔氏謂大丁未立而卒程氏謂年齒也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故立太甲此說是也即漢節皇極經世書起於堯即位之甲辰至於本朝之嘉祐歷書帝王世次湯起乙未太甲起戊申無外丙仲壬也曰蘇氏謂成湯既歿大甲元年乃湯歿後伊尹稱湯德作訓於大甲之初非湯崩之年即大甲元年也如

何曰謂湯崩甲立非同一年則可謂中間猶隔七年則亦言成湯既歿而以太甲元年繼之則太甲繼湯明矣况康節歷數古今莫加所譜悉與經合又何疑乎

或問罔有天災作災異說皇天降災作災禍說同字而異訓可乎曰說經者當觀上下文意固難執一况天災則是變形於天言降災則禍降于人矣要其災雖有在天在人與夫淺深之異其為災亦一也

或說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云造為攻伐之功雖自鳴條而我續德基命始自亳都者固有素矣亦通

或問布昭聖武聖是聖德武是武德猶乃聖乃神乃武乃文也如何曰如此說亦可但聖德言布昭則未安聖武猶神武之謂而布昭者則我武維揚之謂也

或問人紀或以為三綱五常如何曰三綱者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夫為婦綱也五常仁義禮智信也言五典則綱常已在其
中三綱有紀之意而不如五典之備五常該五典之德然又
無人倫相紀之意也

或問湯之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天下也甚遠是以數求哲人
以輔後嗣如何曰聖人之於天下非因其難得而後始慮之
遠也以此戒後人則可謂聖人之本心如此則不然聖人既
受天下之責則不得不為無窮之慮其得天下本出於無心
至守天下則無不盡其心若謂因得之難而後慮之遠則舜
自側微三載而臨帝位將不遠慮乎此殆可以論常人之心
而非所以論聖人也至如漢高祖唐太宗奮自匹夫不數年
得天下其慮天下亦豈不遠哉

或問古者刑不上大夫而其刑豈何也曰意其必有贖當如舜
之贖刑及今世之律也林氏謂昌邑王廢羣臣多坐無輔導

之益受誅惟王言其遂以數諫諍免是亦臣下不工其刑墨之意也此說亦善

或問呂氏謂有一于身者非謂止有一也蓋有其一則九者從之有云者歲其病於未萌也如何曰此蓋謂有其一未必至於喪亡耳夫九者之病固有相因者然若耽於一喪亡必至親見士大夫子弟有以琴書詩酒器玩書畫而亡其家者蓋心溺於此則餘事盡廢此數者皆世所謂雅好猶足以亡身亡家況此九者何必備而後至喪亡哉

或問唐孔氏謂爾為德無小亦足以為萬邦之慶如何曰此說於罔大罔小之辭雖順然未免以辭害意非惟非責難於君之意然亦無此理義辭之德猶以博施濟眾為病豈小德而可為萬邦之慶哉漢元成唐僖昭非有大惡而皆至於亡國林氏舉唐柳詵言謂賢德懿行人未必信纖瑕微類士子率

指此足以發明伊尹之意矣曰三山陳氏謂勿以小善而不
爲極其至則萬邦齊巖勿以小惡而爲之極其至而墜其宗
此說如何曰此又未免添極其至而爲說也曰然則小惡果
足以覆宗乎曰此即所謂有一于此未或不亡之意也

太甲上中

或問曹氏曰伊訓元祀下有二月至此三祀十二月朔滴合禮
經所謂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於此爲即吉之月明矣二
十五月喪畢者商制二十七月喪終者周制也此說如何曰
所謂二十五月而畢者以除喪服言也二十七月而畢者連
禫服言也曾氏此說雖偶合二十五月之數以爲商則未必
然若然則是成湯在太甲元祀十二月沒而太甲於柩前改
元而不持踰年也可乎

太甲下

林叔豹義曰人情莫不好人之順己而惡人之逆己君子直諒
每犯人之所惡小人苟合每逢人之所好言適乎心雖未必
盡君子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吾以所惡哉是必
有公忠之道存乎其間也惟思言可以逆吾心而吾心不可
以逆乎道必反而以道求之則苦口之藥不以逆我而拒也
言適乎志雖未必盡小人之言然驗其所從來彼何區區投
吾以所好哉是必有私邪之道存乎其間也惟思言可以逆
吾志而吾志不可以逆乎非道必反而以非道求之則甘言
之疾不以其遜我而受也雖然言之逆者固欲求諸道然外
爲訐直而內懷奸詐者有之言之遜者固欲求諸非道然此
言無所排擊將順無所拂解者有之聽言之道蓋不可以一
律觀也夫惟以道求之則君子小人之情舉無所逃矣且居
中虛者心也有所祈向則謂之志心一而志百故心不若志

之易於求諸道言逆汝心所以明忠言之難於入人心於
求非道言遠汝志所以明諛言之易於惑人志又况而有對
順之名不曰順而曰遜所以明小人乘人之忽若漫漫受
其柔行巽入之道不可不早辨也

咸有一德

或問一德之爲純一何也曰凡天下之物純則一雜則二三故
一念慮之純亦一也一事爲之純亦一也苟念此而雜之以
彼則其所念不一矣爲此而雜之以彼則其所爲不一矣凡
事之小大雖不同然其義之所歸皆在於純而不雜也天地
之間惟天德爲至一蓋剛健純粹其體則一未始有物以雜
之也是以一元之氣晝夜昏明春夏秋冬百千萬變未嘗有
一息之繆飛潛動植洪纖巨細皆得其性命形體之正而未
嘗有一事之差故曰其爲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又曰天得

一而清以人言之惟聖人之德為至一蓋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一毫人欲之間以言其仁則一於仁而無一毫之不仁以雜之以言其義則一於義而無一毫之不義以雜之其為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纖毫之或遺而所以為善者又極天下之至純而無纖毫之或雜故曰文王之德之純又曰聖人得一以為天下正常人莫不有是一德然未免為私欲所雜是以其德常不一故仁或雜之以伎害則非一於仁義或雜之以貪冒則非一於義禮或雜之以驕情知或雜之以昏蔽則非一於禮知矣內外隱顯之間常不免於二致甚至於不常其德而為小人之歸則以其貳者雜之也

林氏曰伊尹告太甲召公告成王皆謂天命不可必而人事為可必夫中才庸主偃然自肆不以安危為意者惟其恃天命廢人事故敗亡而不自知唐德宗與李泌論建中之亂以為

出於天命李必曰命者他人尚可言惟君相不可言命蓋君相造命者也若言命則禮樂刑政皆無所用矣蓋與咸有一德召詰之言合亦善

林氏曰惟一故常惟常故一蘇氏曰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不數亦善

或問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讀說如何孔氏曰天子立七廟有德之謂廟○孫氏曰天子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廟之數與宗之數同而宗之數與廟之數不同周則七廟曰太祖高祖二昭二穆與二昭二穆而七此說也天子七廟之制又受命而王三廟不與與二昭二穆而七此說也天子七廟之制又受命而王三廟宗并與祖之廟七者於法王制之言相合曰七廟固當以祭法王

制之言為當但諸家皆謂三昭三穆觀蓋則毀有德則為祖宗而不毀如此則太祖之外更加以宗如殷之後王既以湯為太祖又加三宗則連三昭三穆為十廟矣周以后穆為祖文武為宗加以三昭三穆則九廟矣將廢昭穆近親而湊成

七廟則子孫未免薄其所近之祖禰將別立所宗之廟則又非七廟之制當缺以俟知者若觀德之說姑從蘇氏之言推明之庶與前說無礙耳

林氏曰論協于克一必以萬姓感曰爲言至於無自廣以狹人則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亦猶言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德祚宗亦善

或問呂氏曰七廟以觀德則合古今爲一體萬夫之長以觀政則合衆寡爲一體君使民民事君則合君民爲一體不自廣以狹人則合人已爲一體如何曰一之說前已見矣非謂對二物而合爲一也此說雖合二物而爲一而終不免有四者之異將合四者以爲一而四者又不能不異矣

盤庚上

三山陳氏曰有虞氏未施信而民信治水征苗未嘗有言無辜

遷都民必胥怨詩復告語至於三書世變既降風俗衰而號
令繁然讀是書者可以見三代君民相與之道夫王者與眾
同欲其樂於遠眾所以遠眾者從天下之公理也大公所在
事久論定向之怨者今皆安之則王者所謂遠眾是乃從眾
也

林氏曰先王創業垂統以貽萬世之業必有根本之地蓋其王
業之所始天命人心之所繫其子孫守之則興不能守之則
廢若湯之亳文武之豐鎬是也夫仲丁遷囂之後失成湯根
本之地經歷九世數百年間無勃然興者盤庚既遷亳商家
社稷於是復興周自平王東遷不復有遠居豐鎬之意傳世
數千不能復興由其失文武根本之地故也

三山陳氏曰天命既曰在天而曰恪謹天命罔知斷命天其永
命何也大抵古人以當然之理為命而不以或然之數為命

物天之命祈天永命皆自己而言之若在己不能盡其當然之理立乎巖墻之下輿陷於桎梏而死語人曰此命也可乎如盤庚不遷都而歐邑有河患民不聊生國將滅亡而歸之命可乎循乎理之當然則得其命之正者也

林氏曰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數是自湯至盤庚方及五遷今言于今五邦又繼以今不惑于古固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所遷者既有五邦矣攷之前序伯冏言亳蹕相耿四邦不知何以爲五遷若并以盤庚之遷爲五邦不惟文勢不應如此而所遷乃復歸于亳謂之五遷則可謂之五邦則不可故太史公謂祖己自取遷于邢汲冢記年謂祖乙遷于奄皆與序文相戾不可據意者自仲丁至盤庚更有一遷而史去失之盤庚據當時所見而言當得其實歷世久遠不可臆度此說如何曰按書序言自契至湯凡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則是湯未遷亳之前所居爲一邦也特未知爲何地耳總而數之是爲五邦

或問曰民曰民不肯遷常情則惟恐聞其言今却使無伏小人之箴蓋民之忿心不當禁遏使其發於言語方可殺其怒如秦之誅謗者族民不敢進一語而怒心日長矣曰此說自善夫帝王雖無事之時猶稽衆從人况大事方舉上下危疑豈可不以達民言爲急兼遷國重事利害多端小民之箴豈無可以補缺失裨廟筭者又豈無與我同意而欲遷者其言之是耶吾從而采之可以感悅人心言之非耶亦可因其所蔽之端開導之以服其心非止於殺其忿怒而已小人之箴猶不敢伏况其上者乎此與後世違衆舉事雖朝廷近臣鉅結而不敢言者異矣

陳少章曰自古君子行事未必不爲庸常之人

夫必以非惟君子至公无我助天下情訂其是

非不以人言之異同爲意也

常人私心勝而客氣高不在事之是非惟論人言之同異性性爲刑罰以甘心於其已者事當以

天下亦由是而不勝矣。夏氏曰：取地為國，不利小民，必有欲遷者。民欲其而不上，未許也。有後規之言，故盤庚使不得出伏之兩說，亦各有道。或問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正猶出入起居罔有弗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亦通。

陳以南曰：盤庚之遷，其事不可已，向使其不欲遷者，以告盤庚，將遂中輟乎？曰：可不相濟。君臣之常，使其告也。盤庚尚得而開喻之，今不告盤庚，而以浮言沉陷，眾庶蓋浮偽而不實矣。此說亦善。

或問東坡言人舊則習，器舊則弊，當俾舊人用新器，我所以後老成之言而遷新邑也。荆公亦同此說，如何？曰：林氏謂雖有器非欲舊，惟新之言，然盤庚舉此，但以證人惟求舊耳。故下文繼以古我先王，后賢乃祖，乃父，文勢自尾相類，無取於器非求舊以為新邑喻也。此說辨之當矣。兼今日新邑乃是先王舊邑，豈果是求新乎？是正與盤庚紹復先王之意相反也。

中問孔氏謂古者功臣配食于廟如何曰配者對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對止一人耳配食乃大勳勞之人方配非遍及有功之人此言與享止猶司勳謂凡有功者祭諸大烝非可以配享言况盤庚總告羣臣之祖父豈盡皆配享乎

盤庚中

林氏曰蘇氏曰民之不率不以刑罰齊之而以話言曉之此盤庚之仁也民怨讎逆命而盤庚終不怒引咎自責反覆告訓以言代斧鉞忠厚之至此言深得盤庚之旨

呂氏曰汝若不畧稽考當遷利害但自生忿怒何緣得平凡人忿怒之心則見此而不見彼若暫時稽考其忿怒自瘳

呂氏曰遷都機會止有今日若不乘今而遷則生業將爲水壤汝何以生在上乎

林氏曰黃博士曰天以人因人以天成蓋義與命相待而立故承古以遷則天其求我命于茲新邑盤庚所以逆其命之至繼其命之絕使爾有衆復生在上也此說甚善人主造命而不可言命盤庚所謂遷延續乃命于天其義尤深切著明易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天之應物吉凶禍福之來皆以類至而聽其自爾初未嘗容心故其命靡常而不可必其有治無亂有安無危也聖人之所以應天者禍福吉凶之來而吾必有憂患之心故能轉禍爲福去凶爲吉至於將危亂之際皆有續之道焉且堯生丹朱舜生商均傳以天下必有危亂之道堯舜知其危亂將荼毒生民而不可救於是續民一命于天而堯以位授舜舜以位授禹則斯民後享治安無異於堯舜之時而不見夫丹朱商均之患豈非聖人有憂天下之心能延續民命于天乎故凡聖賢之君當危亂之機已前

必有所變更而振起之皆所以續民命豈獨盤庚哉明此道謂之知命不明此道謂之不知命伊川有言曰天命不可易也然有可易者惟有德者能之愚按關子明筮書所謂卜筮兆將然之機人事萌未然之應邵康節所謂不由天地只由人者皆此理也

盤庚下

林氏曰乃正厥位先儒以爲正郊廟朝社之位夫盤庚之營亳邑將必先定郊廟朝社之禮然後遷而居之不應既遷而後定位也按召公營洛既得卜則經營至於位成周公乃達觀于新邑營所謂正厥位者乃正臣民之位登進于朝而對撫告諭之也此說善

或問曰民曰盤庚遷都既有篤敬之臣又有至善之謀故漢初不言有此等人爲我畫策至事定日方語此蓋聖賢以一已

任然方萬民胥怨之時聖賢不欲分然於下故不言也此說
固善然成王東征曰彞邦由哲民獻于冀豈分然於人乎曰
以盤庚爲君主此謀於上民猶胥怨使然以遷推其謀於民
下則民愈不服矣東征之舉周公自處危疑之地故不詳
接賢者以爲證其事體與盤庚又不同矣